

金丝带丛书·世界名著译丛

高龙巴

(法) 梅里美 著

傅 雷 杨松荫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高龙巴

(法) 梅里美 著

傅雷 杨松荫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龙巴/(法)梅里美(Merimme, P.)著;傅雷等译. - 2 版.
-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8. 1
(金丝带丛书)
ISBN 7-5075-0681-9

I. 高... II. ①梅... ②傅...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选集 ②短篇小说-法国-近代-选集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72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 66035914 (010) 83086663

网址:[http:// www. hwbs. com](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 @ hwbs. com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42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2 版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定价:16.00 元

呼唤人的价值规范

（代序）

李青春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同一时期一系列家喻户晓的伟大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都德等人中间,梅里美以他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获得读者的青睐。他以中短篇小说见长,但为数不多。可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却是巨大的,以致即使在今天,一些文学爱好者也依然极为喜爱它并从中获得真正的艺术品所具有的美感享受。这一切均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及独特的价值追求着密切的关系。

梅里美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在政治上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他的母亲是十八世纪童话作家波蒙夫人的孙女,并且也喜欢绘画艺术。她在思想上推崇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这样的家庭出身使梅里美自幼受到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培养起超人的艺术感受力和创

作才能。这自然为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梅里美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专业,并在大学毕业后取得律师资格。但他并没有将律师作为自己的职业。1830年以后他在政府中长期担任负责历史文物事务的官员,这种工作使他有大量阅读历史典籍,了解古代文化艺术。由于工作关系,他还先后多次出游到西班牙、英国、土耳其、意大利、希腊等国,使他有了解异国的风土人情、轶闻趣事,从而扩大了眼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小说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题材和艺术风格,与他这种经历是分不开的。

梅里美在十九岁时结识了法国十九世纪第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尔。司汤达尔的思想和艺术见解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对于他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二十二岁时他出版了由若干短剧组成的《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这些剧作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和讽刺贵族和教会的虚伪、堕落与愚蠢。此后他还创作过一些诗歌作品并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1828年他发表剧本《雅克团》。这是一部历史剧,通过描写法国十四世纪爆发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反映了在封建贵族的压迫和剥削下,农民阶级的悲惨处境、揭露了贵族统治者的残酷与暴虐。这部作品借古喻今,对当时的复辟王朝表现了否定态度。1829年他又发表长篇历史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以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中发生的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事件为题材,激烈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和官方与教会的残忍。他在王朝复辟时代创作的这两部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当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反复辟精神的反映。

1829年以后,梅里美相继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开始使他进入著名作家的行列。1929年创作的《达芥果》、《马忒奥·伐儿笠》、《攻占菱形堡垒》,1833年创作的《双重误会》以及四十年代的《高龙巴》、《卡门》都是极具艺术魅力的精美作品,他

的名字能在文学史上永驻,主要是依靠这些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杰作。

二

梅里美生活在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进步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着最后决战。这种决战表现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此期有些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例如司汤达尔和巴尔扎克——使自己的作品直接切入社会的经济、政治层面,以恢宏的构架、大容量的篇幅,史诗般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步步胜利、贵族阶级日趋衰亡的历史趋势,从而成为此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高潮。梅里美却不同于这些作家。他在创作中尽量避免直接描写两大阶级在经济、政治领域里的交锋,甚至从不明确地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所关注的是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社会精神文化、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怎样一个令人忧虑的时代呀!古老传统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虽然崩溃,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起来。世态炎凉,人欲横流,人与人之间就像野兽一般互相吞噬。一句话,人们忘记了怎样才能像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那样活着。梅里美敏感地发现了人性的普遍沦丧,并且试图靠自己的文学创作呼唤出一种合理的价值准则,使人格尊严重新挺立起来。因此,重建人的价值规范正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的主要价值追求,这同时也是他的小说巨大艺术魅力的主要源泉。

信义——在人际关系中所应恪守的行为准则是梅里美小说呼唤的一种重要价值。这在他的小说《马忒奥·伐儿莛》与《掷骰子赌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忒奥·伐儿莛》是科西嘉岛的一位富有牧场主和猎手。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神枪手,他显然

是一位“分外之民”——既不与官府公然对抗，也不听任官府的摆布，他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准则行事。他年仅十岁的儿子在政府士兵的利诱下出卖了一个逃跑的强盗，马忒奥毫不犹豫地处死了儿子。在人世间有什么能超过骨肉亲情呢？在马铁奥心目中信义的价值便有甚于此。他本有一千条理由来饶恕仅仅十岁的儿子，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行为是比死亡更难以忍受的。换言之，信义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原则，倘若失去了信义，那么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处死儿子也就是成全儿子——不至于使儿子作为一个令人唾弃的人需苟且偷生。

如果说《马忒奥·伐儿笠》是从正面赞扬“信义”、“正义”的神圣性，那么《掷骰子赌博》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小说主人公上尉罗杰本是一位热情慷慨的优秀军官，他因乐于助人而为人正直而受到尊敬。但在一次与荷兰军官的赌博中，他在关键时刻耍了花招赢了二十五枚金币，并以此为赌本接着赢了对手的全部财产——四万法郎，致使那位荷兰军官饮弹自毙，这件事把罗杰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他的内心无时不处于良心的自责之中。他变得忧郁、恍惚，变化无常。即使面对他曾全力追求的情人——他在赌博时作弊也完全是为了得到她——也丝毫提不起热情。一句话，对他来说做人的基本原则既已被破坏，他活着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依托，他之所以不自杀仅仅是顾及身后的名誉而已。他真正体会到了活着比死亡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滋味。后来他在与英国军舰作战时的奋不顾身，完全是出于欲借消灭肉体以解脱心灵煎熬的企图。因此，尽管罗杰违背了信义的准则，但他的痛苦以及将生死置于度外的行为本身，即已证明了信义这一价值准则的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在马忒奥与罗杰上尉身上体现出的信义或正义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规范呢？毫无疑问，这种价值规范来自于一个古

老的文化传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新的价值追求。重信义,重名誉,可以说是欧洲中世纪贵族阶级的基本观念。在梅里美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的强大牵引下,虽然将这种古老的道德观念破坏殆尽。而没落的贵族阶级也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自信,为了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为了挽回颓败的趋势,他们也自动了以往的道德自律。于是整个社会就处于一种道德失落惟利是图的状态之中。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梅里美对社会道德观念的沦丧极为忧虑,他把“信义”、“正义”这种传统的价值规范作为作品主题予以赞美,并不是对旧时代有什么眷恋之情。而是要唤起人的尊严,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秩序。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会有一批知识分子起来充当这一角色。他们即使明确打出复古的旗号,其价值目的也是指向未来的。

马忒奥的灭亲,罗杰的自责,都是基于他们一种共同的信念:人必须遵循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原则。人生意义在哪里?人之所以为人之处在哪里?这是人类自古以来不停地追问的永恒话题。梅里美通过自己的作品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这种回答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在今天看来已是显得陈旧了,但他这种回答本身却为今天的知识阶层树立了楷模,知识阶级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要提出并回答人应该如何做人的问题。

三

在西方近代文学史上,爱情问题这个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不能回避它。但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们选择了爱情主题,而在于他们通过这一主题挖

掘出在特定时期人性的某种深层特征以及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梅里美的爱情小说也正是基于他对社会状况以及社会心态的深刻反思才获得爱情以外的价值内涵的。他的爱情小说主要有《埃特卢里亚古瓶》、《伊勒的维纳斯像》和《双重误会》等。

《埃特卢里亚古瓶》是对上流社会普遍心态的一个展示。男主人公奥古斯都·圣·科莱尔与女主人公伯爵夫人，在社交界相识并产生了爱情。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这不同于社交界一般人的寻欢作乐，寻求刺激。尽管圣科莱尔同样有当时贵族青年那种浮华无聊，无所事事的通病；伯爵夫人也有年轻贵族妇女那种虚荣心理，但在爱情的趋势这一点上，使他们在社交界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不幸的是他们的爱情是在一个极为庸俗猥琐的社会氛围中发生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悲剧性结局。圣科莱尔相信了关于伯爵夫人以前私生活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不过是某人为显示自己的小聪明而无端制造的——而对她产生怀疑。尽管后来的伯爵夫人解释清楚了一切，他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他却在与制造流言者的无谓决斗中丧生了。伯爵夫人也因此而郁郁寡欢并离开了社交界，后来在忧虑与烦恼中离开了人世。

这场爱情的悲剧并不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并且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圣科莱尔不在了解了真相的狂喜中为原谅那些流言制造者而与之决斗并请对方先开枪，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实质上这一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在充斥了虚伪狡诈与逢场作戏的社会心态中，真正的爱情本身就具有某种反抗性，因而是不能见溶于社会的。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也正在于通过一场带有偶然性的爱情悲剧折射出上流社会的虚空无聊及其对真情的扼杀。

严格说来，《伊乐小镇维纳斯像》算不得是一个爱情故事。

6 阿尔封斯在新婚之夜被从地下发掘出来的青铜维纳斯雕像拥抱

而死。这无疑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同样揭示了真正的爱情与世俗心态的尖锐对立。维纳斯像显然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爱情的纯真性与神圣性。阿尔封斯既然将准备送给新娘的戒指套在了维纳斯像手上，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对那种在性爱问题上缺乏纯真感情而只知寻欢作乐的杯水主义态度的一种警戒，而这又正是当时上流社会一种很普遍的心态。

梅里美的爱情小说没有热情洋溢地构织一幅浪漫主义的理想画图，他笔下的爱情故事都是悲剧性的。但他潜在的价值追求却是纯洁无瑕、坚贞不渝的爱情。在他这里，爱情是美好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同信义、正义一样。而爱情的毁灭正是被作为社会价值观念杂乱无序的另一个方面来予以揭示的。社会风气充满了虚伪与庸俗，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被玷污甚至毁灭。

四

梅里美最为人称道的小说是《卡门》和《高龙巴》。这两篇作品有许多共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描写了具有某种“野性”的女子形象。甚至可以说，梅里美的价值追求与艺术风格主要是通过这两个形象而显露出来的。

卡门与高龙巴身上的“野性”首先表现在她们的叛逆性格上。卡门是一位典型的波希米（吉普赛）女子，带有敢作敢为，狂放不羁的性格特点。她是一位社会的对抗者——走私贩子兼强盗。但这并不妨碍她保持着一颗纯洁而善良的心。她的反抗社会乃是一个备受欺压的平民百姓和一个饱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对不合理的社会规定的抗争。她机智百变、胆大心细，能够巧妙地利用各种方式与官府斗争。毫无疑问，她的性格中带有某些

邪恶的成份,但这与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精神以及敢爱敢恨的性格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高龙巴的叛逆性格主要表现在她不顾官方及各方面的压力坚决为父报仇上。即使当她寄予全部希望的哥哥在报仇之事上犹豫不决时,她仍然坚定不移,终于在她的机智策划下才完成了报仇之举。

在卡门和高龙巴面前,官方都不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这就赋予了她们的叛逆性格某种合理性。在一个公正和正义的社会中,人们有义务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如果一个社会已被虚伪和欺骗所充斥。那么叛逆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这或许正是梅里美留给人们的启示。

卡门和高龙巴的“野性”还表现在她们绝不肯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行事这一点上。对于高龙巴而言,不违背自己的意志主要表现在她在为父报仇一事坚定不移、绝不动摇上。而对于卡门来说,这一特征主要是表现在她率性而为,毫不矫情、心口如一的性格上。譬如在两性问题上,她从不隐瞒自己的感情。爱就是爱,恨就是恨,绝不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当她不再爱何塞时,即使面对着死亡威胁,她也决不违心求生,最后她傲然地选择了死亡。

正是在对卡门与高龙巴这种“野性”的描写中,梅里美最彻底地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追求。两位女主人公以“野性”的形式表现了人格的尊严和自由、自立之可贵。在这两个似乎远离人类文明的人物身上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人的价值的伟大。她们虽然言语粗俗、行为野蛮,但较之上流社会那些举止高雅、循规蹈矩的彬彬君子和大家闺秀来说,更多地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她们真诚维护自己的意志自由。与她们相比,那些有着良好教养的文明人反而成了行尸走肉。

当然,我们绝不应因此而将梅里美视为一个反对现代文明、向往野蛮时代的作家。他创作这样的人物并对之倾注巨大的热情,乃是出于对现代的一种深刻反思。他们反对的是社会鄙俗

习气，是无处不在的虚伪、变节、出卖和曲意逢迎。他借这两个女性形象来呼唤一种独立的人格，一种人性价值。

从思想来源上看，梅里美的这种价值追求一方面继承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现实社会的深感失望。上一世纪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无不真诚地呼唤着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的思想创造与理想追求本身就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这在梅里美的价值追求上留下深深的印迹。然而现实社会状况却令作家极为失望。那些追名逐利、琐屑庸俗的人物举目皆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较量中，理想的追求渐渐演变成权利角逐，像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那样敢于自我解剖，自我反省的真诚思想家已不可见。因此，作家只能在那些身处社会下层或偏僻之地的带有“野性”的女子身上才能发现一点人性的本色。因此，梅里美对卡门与高龙巴的描写绝不是猎奇式地寻找刺激，这种描写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嘲讽，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张扬。

五

梅里美以其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使自己稳稳地矗立在无数伟大作家之列而毫不逊色，他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呢？我以为这大约是由于其作品具有下列三个方面的艺术特点。

其一，选材的新奇与叙事风格的平实张力平衡。

梅里美的小说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选材的新奇。为了维护信义而处死自己的新生独子（《马忒奥·伐儿登》），科西嘉岛一位女子的复仇（《高龙巴》），一位波希米女子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卡门》）以及费德里哥对耶稣

基督的嘲弄、青铜塑像对亵渎者的报复,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即有很大吸引力,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但仅仅是新奇鬼怪并不足以使作品成为佳作。梅里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采用一种平实无华的叙事手法来讲述这些新奇的故事。一般说来,他总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听故事者的位置,而让事件的某位亲历者来充当叙述主体。叙述者以目击者的身分将故事有条不紊地讲述出来,而作者本人却似乎同读者一样随着叙述者的讲述一步步地了解整个故事。这里没有复杂的心理描写,没有对某些情节和场面的刻意渲染。叙述者(其实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的眼睛成为惟一的叙述视角。这样,一个新奇而曲折的故事就在叙述者平淡的讲述中显现在读者面前。

这样的选材与如此的叙事方式有如下效果:可以使故事变得十分可信。越是没有渲染雕琢,就越是让人感觉真实——尽管故事本身是不尽可信的。就是说,用平淡的叙事方式来处理不平常的故事,会产生一种“化奇为真”的艺术效果,如果大量运用心理刻画与气氛烘托的手法来写,反而会使读者对故事的可信性提出疑问。内容的新奇与手法的平淡似乎是一种矛盾,而实际上二者恰好相得益彰,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来。

其二,故事的生动曲折与思想的深刻性和谐无间。

梅里美的小说大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其情节曲折,颇有可读性。一般作家在追求故事的生动性、曲折性时,往往不大注意思想的开掘,因之流于肤浅。梅里美却能使深刻的思想性在生动的故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梅里美思想的深刻性并不在于他抓住了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也不在于他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所揭示或预见。他的深刻乃表现在对人的价值的深刻反思之上。无论是对上流社会之空虚无聊、虚伪庸俗的针砭,还是对下层社会偶然闪现的人生之光的捕捉,都基于他对现时社会中人

生价值的普遍失落的深刻反思,当梅里美将这种对人的价值的深刻思考与生动曲折的事故融而为一之后,他的作品便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高龙巴为父报仇的故事是那样引人入胜,绝不亚于一部侦探小说,而在这个故事中一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人生价值便挺立了出来。卡门那种真诚无伪、率性而为、热爱自由、宁死不悔的美好品质也是在极富于传奇性的故事中以呈现的。故事的生动曲折可以给读者以愉悦,思想的深刻性可以给读者以警醒,二者居一即可使作品获得某种影响力,何况二者完美地融和在一起呢?

其三,叙事主体的隐没与倾向的无处不在

前面已经提及,梅里美小说叙事方式上往往是让一位叙事者出来讲故事,而真正的叙事主体则伪装成听故事的角色,这样可以使小说获得某种真实性、可信性。真正叙事主体的置身事外,但他的倾向性却贯穿于故事之中。例如,卡门的故事主要是由故事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何塞口述的,但在整个故事中所体现的并不何塞的思想倾向,而是真正叙事主体——作家的思想倾向。何塞本人并不理解卡门何以宁肯死去也不愿和自己重叙旧情,但作家却清楚地知道。而且他正是借助这样的情节来显示自己的价值和倾向性的。又如《掷骰子赌博》的故事是由主人公罗杰的一位战友讲述的,但那种对信义与正义的呼唤与张扬却是作家的,作家隐在叙事者身后,从而更充分,也更有效地使自己的思想倾向渗透在整个故事情节之中。不动声色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似乎客观的叙述中贯穿自己的价值追求,这正是梅里美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他的小说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 录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精选(代序)

李青春 / 1

1	马忒奥·伐儿登	/1
2	攻占菱形堡垒	/ 13
3	达莽果	/ 18
4	菲德理够	/ 35
5	埃特卢里亚古瓶	/ 45
6	掷骰子赌博	/ 68
7	历经磨难的灵魂	/ 83
8	伊乐小镇维纳斯	/ 135
9	卡门	/ 162
10	高龙巴	/ 211

马忒奥·伐儿莛

离开泡托维秋港,向西北方向进发,深入到科西嘉岛的腹地,地势就明显开始上升。在巨石当道,沟壑纵横的羊肠小道上徒步跋涉三个钟头之后,来到一大片宽阔的丛林地带,这片丛林是科西嘉岛牧羊人和一切触犯刑律者的乐土。科西嘉农民懒得劳神费力给土地施肥,就放一把火烧荒:谁管它野火烧到哪儿,反正有留下的草木灰做肥料,来年撒下种子保准丰收。收获时只割穗儿,秸秆不去理会;到来年开春,地里头没有烧尽的地下根须冒出繁茂的枝枝杈杈,用不了几年的光景,低矮的枝条就蹿高到七八尺许。这样茂密的矮树林就叫做杂木丛林。树种不同,高矮相异,混杂交错,盘根错节,此乃上天造就的灌木林。想要从连岩羊都钻不进去的密匝匝不透风的矮树丛中通过,手中必须拿着斧头披荆斩棘。

假如你杀了人,尽可以躲避到泡托维秋丛林里。带上一杆枪以及火药和子弹,准保太平无事。必备的还有带风帽的深色大衣,即能铺又能盖。牧羊人供应你牛奶、奶酪、板栗。除非需要补充给养不得不进城而外,什么法律呀,死者家属呀,一律不必去害怕。

18××年我在科西嘉岛逗留时,马忒奥的住宅离丛林约两公里。他是本地地富户,过着悠闲的日子,就是说他无所事事,靠的是过游牧生活的牧羊人给他漫山遍野放牧羊群。我见到他

的时候是在下面将要讲述的故事发生两年之后,那时他最多有五十岁。可以想象,他那壮实的五短身材,象晶煤似的乌黑发亮的卷发,鹰钩鼻子下面的薄嘴唇,神采奕奕的大眼睛,黑里透红的脸色。他的枪法在这个神枪手如云的地方是出类拔萃的。比如说他狩猎岩羊从来不用散弹,一百二十步开外指哪打哪,要打头就打头,说打前身必中前身,弹无虚发。黑夜狩猎和白天一样游刃有余。听说他有一手绝活,对于不曾到过科西嘉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在八十步开外挂一张盘子大小的透明纸,纸后面点燃蜡烛,待他瞄准后熄灭蜡烛,他在黑暗之中十有八九中的。

马忒奥这种超凡脱俗的本领给他带来非凡的名声。都说他是挚友也是劲敌。他助人为乐,在泡托维秋港地区和谁都友好相处。不过听说在他娶妻的考尔特曾经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他的情敌,那小子是战场上的豪强,情场上的能手。传说那致命的黑枪是马忒奥打的。那家伙当时正在临窗刮胡子。事情平息后,马忒奥成了家。他的老婆姬尤赛葩一连给他生了三个女娃儿,他大为光火。后来终于送给他一个儿子,取名福图纳托,这孩子成了家族的希望,家族姓氏的继承人。女儿们都嫁到可靠人家,需要的时候岳父指望得上女婿们的匕首和火枪。儿子刚刚十岁,但已经显现出来的前途似锦。

一个秋日,马忒奥和老婆一大早起身到丛林中察看羊群。小福图纳托想跟父亲他们一道去,那里离家太远,而且家里也要有人照看,父亲没有带儿子一同去。父亲后悔不后悔,下文自有交待。

他们夫妇离家有几个钟头了,小福图纳托始终平躺着晒太阳,凝望着蓝色的远山,思摸着下个星期天到酋长叔叔家吃饭,突然思路被一声枪响打断。他起身调头向响枪的平原望去。又听到几声枪响,时紧时慢,而且枪声越来越近。不久,从平原通